

新世纪



新世纪万有文库

诸神死了

(二)

梅列日科夫斯基著 谢翰如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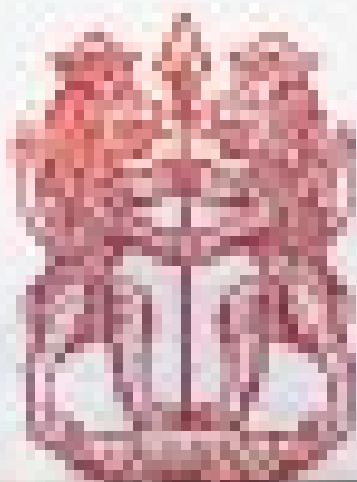
世纪中国文学名著

诸神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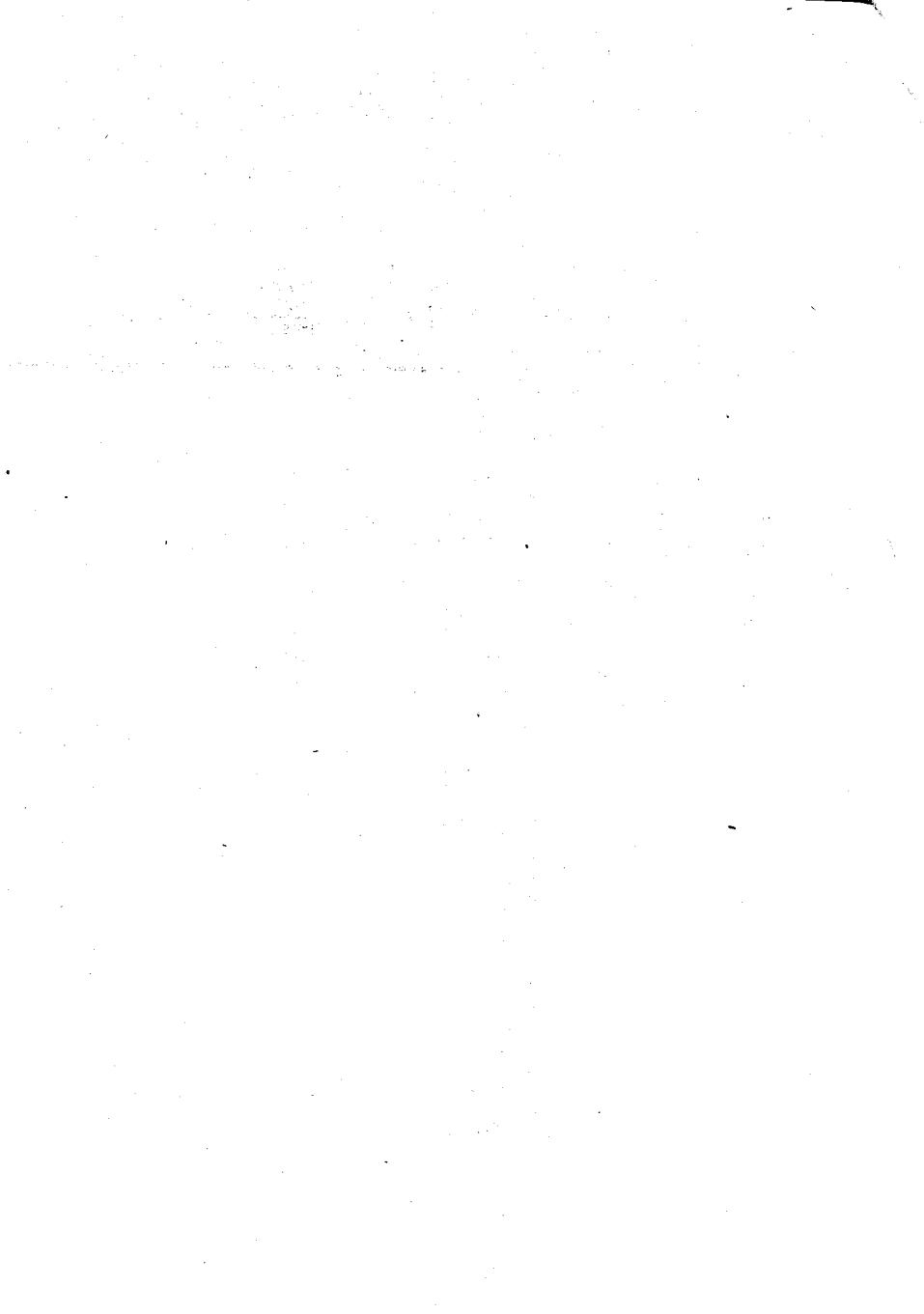
100

西德·阿·勃朗宁著 曹海林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下 篇



在君士坦丁堡赛马场里，挨着马厩，有一座类似厕所的房子，那是专供马伕、骑手、流浪艺人和马车夫使用的。这里即使大白天也亮着一盏从房顶上吊下来的油灯。空气充满马粪味，令人窒息，但却也自有一股马厩的温暖。

当门帘拉开时，清晨耀眼的光线照射了进来。在阳光明媚的远处，有一排排观众坐的长椅，一座很气派的阶梯把皇帝包厢和君士坦丁堡的内宫连接起来，还有几座埃及式的方尖碑，在平坦的一片黄沙中矗立着一个高大的祭坛，它的样子是三条纠缠在一起的铜蛇，平平的蛇头顶着一只做工精巧的得尔福式三脚香炉。

从广场上偶而传来一阵鞭子的抽打声、骑手的呼叫声、马的激昂的嘶鸣声和车轮子擦过细沙发出的有如飞鸟拍打翅膀的嘹嘹声。

现在并不是在赛马，而只是在做正式比赛前的准备性训练。正式比赛预定几天后在赛马场举行。

在马厩的一个角落里，一个赤身裸体的运动员正在练杠铃。他一头卷发，身上涂着油，落满尘土，大腿上扎着皮带。他俯下头，用力弯下腰，连关节的骨头都咯咯地响，脸色都发育了，粗壮的脖子上暴起一根根青筋。

一个年轻女人在几个女奴的随从下朝他走来。她蒙着一条华丽的晨头巾，一绺绺的褶子垂到她那高贵的、然而已失去光彩的小脸上。这是一个乐善好施的女基督徒，来自亚历山大里亚，是一个罗马元老院元老的遗孀，由于对隐修院和教堂的慷慨捐赠深而受教士和修士们的敬爱。起初她对自己的行踪还很注意保密，可是不久她就发现，既爱教会也爱杂耍乃是上流社会的新

时尚。大家都知道斯特罗托妮卡憎恶君士坦丁堡的那些涂脂抹粉烫头发的公子哥儿，他们跟她本人一样，娇生惯养，脾气乖张。她的天性就是这样：既需要昂贵的阿拉伯香水，也需要马厩和杂技场呛人的热气。在泪流满面地做了忏悔祷告之后，在听了老道的神职人员动人的布道之后，这个犹如象牙雕成的娇小女人也需要著名马倌的粗鲁的抚爱。

斯特罗托妮卡以行家的眼光观赏大力士的练习。大力士的脸上保持着一股愚钝而自以为了不起的神情，并不注意她。她跟一个女奴低声耳语了几句，以天真、惊奇的神情看着大力士赤裸的健壮的脊背。他徐徐地往肺里吸进空气——就像铁匠往熔炉里打气一样，然后弯下腰，抓起杠铃，把它举过野兽般壮美的头上。她则欣赏他那赫利克斯般结实的肩胛肌肉如何在紫铜色的皮肤下紧张地动作。

门帘撩起，一群观众涌了进来。一白一黑的两匹卡帕多基亚小母马随着一个年轻的女骑手奔进马厩。她灵活地从一匹马上跳到另一匹马上，嘴里还发出独特的、低沉的叫声。最后，她腾空翻了一个筋斗，落定在地上。她，也和她的小马驹一样：健壮、利落和快乐。赤裸的身上，渗出细细的汗珠。圣使徒教堂的一个年轻低级助祭仄非林殷勤地向她跑去。他的穿着非常华丽，也是一个杂技爱好者，深谙马性，常来看赛马，在“天蓝色”和“绿色”两方的竞赛中，他在“天蓝色”一方下了大注。他穿着一双上等山羊皮做的半统靴，咯吱咯吱地响，鞋跟是红色的。仄非林皮肤白净，描眼圈，烫头发，与其说是神职人员，毋宁说更像年轻女郎。他身后站着一个奴隶，两只手里拿着大包小包的衣料——全是从时装商店买来的。

“克罗卡拉，喏，这是你前两天要的那种香水。”

低级助祭殷勤地把一个烫着浅蓝色蜡封的华美的小罐子递给女骑手。

“我跑了一早上，跑遍了所有的店铺，好不容易才找到的，是最纯的甘松香，昨天才从阿帕梅亚运来的。”

“那是什么？”

“最时兴花色的绸子，还有各种各样的女人用的小饰物。”

“都是为你的……”

“是的，是的，都是为我那虔诚的姐姐、虔诚的贵妇人布勒西拉买的。应当帮家里人办事嘛。她很信任我挑选衣料的眼力。一大早起就为她办事东奔西走，腿都快跑断了。不过，我可不是在发牢骚，不是的，不是发牢骚。布勒西拉是一个多么善良的女人啊，真的，可以说是女圣徒……”

“的确。不过，可惜老了，”克罗卡拉笑了起来。“喂，小马倌，赶快用新鲜的无花果叶子给黑马擦汗。”

“不过，老也自有老的优势，”低级助祭反驳说，一边洋洋得意地搓着戴有贵重的宝石戒指的、保养得很好的白嫩的手。然后凑到她耳边低声问道：

“今天晚上？”

“不知道。真的。也许……那你要给我带点什么来吗？”

“克罗卡拉，不必担心，我不会空手而来的。有一块锡拉绸子，绛色，那花样甬提多美了，你要看到，准保喜欢！”

他眯缝起眼睛，把两个手指举到嘴边，吻了吻，吧嗒一声响：

“甬，甬提多美啦！”

“从哪儿弄来的？”

“当然是从君士坦提乌斯澡堂边上的那家西尔米克的店里买来的啰，——你把我看成什么人啦？这块料子可以做一件塔兰特式长袍^①。你猜猜看，那下摆上绣的是什么？嗯，你怎么想的？是什么？”

① 一种用柔軟的料子做的女装。塔兰特是希腊的一个地名。——明茨

“我怎么知道，花儿？兽？”

“不是花儿也不是兽。是用各种颜色的丝线和金线绣的。——一幅图画，描绘坐在桶里的犬儒主义穷哲人狄奥根尼的故事。”

“噢，那一定是很好看的啰！”女骑手高兴得叫了起来。“你来吧，一定来，我等你。”

仄菲林看了一眼壁龛里的钟——水漏，着急起来。

“不早了！我还得到一个放高利贷的人那儿，为另一位贵妇人办事，还得到首饰匠、理发师那儿，还得去教堂，去做法事。再见，克罗卡拉！”

“记住呀，别骗人，”她在他背后喊道，还用一個指头威胁性地比划了一下，“淘气精！”

低级助祭带着自己那个提着大包小包的奴隶走了，山羊皮靴踩得咯吱咯吱响。

一群马倌、驭手、舞者、大力士、拳击手、驯兽师跑了进来。角斗士米尔米隆用铁面具罩着脸在火钵上烧一根铁鞭，那是用来调教刚刚收到的一头非洲狮的。墙后传来了它的吼声。

“我的孙女儿，你会把我送进棺材，把你自已永远毁掉的。哎哟，哎哟，腰疼死了。拉不出尿来！”

“是你吗，赫尼同爷爷？你怎么唠叨个没完？”克罗卡拉生气地说。

赫尼同是个老头儿，一双狡黠的眼睛闪着晶莹的泪花，一对白眉毛像两只小白鼠，不停地抖动，暗紫色的鼻子像一只熟透的李子。他穿一条打着五颜六色的补丁的吕底亚人穿的那种肥大宽松的裤子，头上戴着一顶弗里吉亚式毡帽——一种帽尖向前倾折、左右有两片护耳的高帽。

“来讨钱的吧？”克罗卡拉没好气地说。“又喝醉了！”

“孙女儿，你这样说可是罪过啊。你向上帝发过誓对我的灵

魂负责。你好好想想，你把我弄成什么样子！我现在住在斯莫科夫尼察的郊区，向一个做神像的人租了一间小小的地下室。每天看他用大理石刻出该死的丑八怪。啊，求上帝宽恕。你想，对一个善良的基督徒，这种日子好受吗？嗯？早晨，你还没睁眼就听见笃笃笃的声音——房东在用小锤子敲石头，于是丑恶的白色小鬼，该死的诸神便一个接一个地雕出来，他们摇头晃脑，搔首弄姿，那一张张无耻的笑脸就像在嘲笑我似的。这怎么能让入不犯罪，不跑到酒店借酒浇愁呢？哎哟，上帝饶恕我们这些罪人吧。我像猪猡在泥水洼里打滚一样，陷在异教的污泥浊水里。我也知道，一切都会有报应，屁大的事都会。可是要追问起来，是谁的过错呢？你！你有的是钱，可是对我这个可怜的老头子……”

“赫尼同，你在胡说！”姑娘反驳说，“你根本不穷，守财奴！在你的床底下有一只坛子……”

赫尼同吓得直摆手：

“别说，别说！”

“你知道我现在要去哪里吗？”他继续说，想转换话题。

“大概又要去酒店。”

“不是去酒店，而是去比那更糟的地方，——去狄俄倪索斯神庙！那地方从神圣的君士坦丁时代起就成了垃圾堆。现在，尤利安凯撒传旨，明天要重新开放。我受雇去清理垃圾。我知道，这样做会葬送灵魂，要下地狱的。但还是经不起诱惑，因为我是穷光蛋，没吃没穿的，自己的孙女不养我。你看，我落到了什么田地！”

“赫尼同，你给我住嘴！你让人烦透了！喏，拿去，——快滚！今后再不准喝得醉醺醺的来见我！”

她扔给他几个小钱币，便跳上一峰淡棕色的半驯半野的伊利里亚骆驼，接着又站在它背上，扬起一根长鞭，重又驰进场子

里去了。

赫尼同得意地把舌头弹得哒哒响，指着她骄傲地赞赏说：

“是我亲手把她拉扯大的！”

女骑手结实、赤裸的身体在早晨的阳光中闪烁，披散的头发和驼毛一样，也是淡棕色。

“喂，卓提克，”赫尼同对一个正在把马粪撮进筐子里去的老奴大声嚷道，“跟我一起去打扫狄俄倪索斯神庙吧。你干这个最在行。我给你三个奥波尔。”

“好，跟你去，”卓提克回答说，“让我先给神灯加点油。”

这盏灯是供奉希波娜的，她是马廄、马厩和马粪的保护神，就立在阴暗、潮湿的墙脚。它是木雕的，很粗糙，简直就是一段木头疙瘩，丑极了，而且还给熏得黑不溜秋的。卓提克是在马群中长大的奴隶，把她奉为圣物，每次对着她祈祷时都动情得热泪盈眶，他还在那双奇丑、肮脏的脚下供满紫罗兰，他相信女神能为他消灾祛病，生前死后都一直守护他。

赫尼同和卓提克走进广场——君士坦丁广场。这是一个圆形广场，有两排柱子和凯旋门，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座巍峨的斑岩柱，底座是大理石的，在它那离地一百二十肘高的顶端，赫然立着阿波罗铜像，灿烂辉煌，这是菲狄亚斯的作品，是从弗里吉亚的一个城市掠夺来的。古代太阳神的脑袋已被砍去，而安上了信奉基督教的、功德比圣徒的君士坦丁大帝的头像，前额围着一个用金线编成的金环——在古希腊神的身上安上基督徒的头，这真是非驴非马。阿波罗——君士坦丁右手握着权标，左手则拿着金球。在科洛斯山麓，有一个类似供奉城市守护神的神庙的基督教小教堂。还在不久前，即君士坦提乌斯在位时，还在这里举行祈祷。基督徒自我辩解说，这是由于在阿波罗青铜身体里，在太阳神的胸膛里藏有护身符——圣海伦从耶路撒冷带来的上帝最珍贵的十字架的一小块。尤利安皇帝下令关闭了这个小教

堂。

卓提克和赫尼同走上直通港湾附近的卡尔西顿阶梯的一条又狭又长的街道。这里正在建造不少房子，同时，也有不少房子正在翻修，因为从前为了迎合君士坦丁——本城的缔造者，建造得非常之仓促，许多房子都坍塌了。下面，行人比肩继踵，店铺里里外外挤满顾客，奴隶、挑夫、马车来来往往；而上面，脚手架上，榔头声、滑轮声、利锯锯坚硬的白色石块的拉锯声响成一片。工人们用绳子吊巨大的圆木或长方形大理石块，它们在蓝天中闪光，是普罗克涅斯地方出产的。新的房子和未干的石灰都散发着潮气，白色的粉尘洒落在人们头上。刚粉刷过的白墙在阳光下明亮得刺眼，有的地方，透过粉墙之间的空隙，在小巷深处，可以看到远处普罗庇蒂斯海的海浪，浪花白得耀眼，蓝得剔透，欢乐地互相追逐、嬉闹；点点的白帆恰似海鸥的翅膀。

两个工人在一只大桶里搅拌雪花石膏，他们从头到脚都溅上了石膏。赫尼同走过他们身边时听到了他们的一段谈话。

一个问道：“你干吗接受了加利利人的信仰？”

“你想想看，”同伴回答道，“基督徒的节日多，不是多一倍，而是四倍。哪一个人会跟自己过不去？我劝你也信教，跟基督徒在一起，自由自在多啦！”

在十字路口，人群把赫尼同和卓提克挤到了墙边。街心车水马龙，人也好，车也好，都通不过，只听得骂声、叫喊声、鞭子抽打声和赶车人的吆喝声。二十对健壮的牛拉着一辆装载一根碧玉大柱的大车，它们在牛轭的重压下一个个低着头，那大车的轮子是石头打的，一个足有磨盘那么大。土地在车子的重压下震颤作响。

“往哪儿运呀？”赫尼同问道。

“从圣保罗教堂运往赫拉^①神庙。基督徒偷走了这根柱子，现在把它送回原处。”

赫尼同回头看他所站的那堵脏墙。异教徒的孩子用黑炭在墙上画了一幅恶意的讽刺基督徒的画：一个长着驴头的人给钉在十字架上。

赫尼同气得啐了一口。

在一个十分热闹的市场附近，他们看到墙上画着具有帝王的一切标志的尤利安，长着翅膀的赫耳墨斯手执盘蛇杖从云端向他飞来。这是新画上的，墨迹还未干呢。

按照罗马的法律，每一个人经过皇帝画像时都应当向他低头致敬。

市场监督员拦住一个提着一篮糖萝卜和元白菜的老太婆。

“我不向诸神跪拜，”老太婆哭道。“从我的父母那一代起，我们就是基督徒……”

“不是叫你向诸神敬礼，而是向皇上，”监督员说。

“但是那上面的皇帝是和神在一起呀，我怎么可能只向他敬礼呢？”

“这我不管！说要敬礼，你就得敬礼！即使向神低头敬礼，你的脑袋也掉不了。”

赫尼同拉起卓提克赶紧溜掉。

“跟魔鬼一样狡猾！”老头子抱怨说，“要吗向该死的赫耳墨斯敬礼，要吗就是对皇帝不恭，有罪。叫人左右为难。哎哟哟，真是个敌基督的时代！魔鬼又掀起迫害的狂风恶浪了。眼看着你就要作孽了……卓提克，我看着你不由得嫉妒起来，你守着你那个马粪女神希波娜，日子倒过得挺自在的。”

① 赫拉(Hera)：希腊神话中的天后——宙斯的姐姐和妻子，是乌云、雷电的主宰，还赐予人间收成。

他们来到了狄俄倪索斯神庙。神庙旁边有一座基督教隐修院，门窗都已上了锁，钉上了铁条，就跟敌人要来一样。多神教徒控告修士掠夺了神庙的财产，污辱了他们的神祇。

赫尼同和卓提克走进神庙后，看到许多钳工、木匠、泥水匠正在清理、修复建筑物被破坏的地方。

人们扯下屋顶上一个长方形洞口上半朽的板条，阳光照进了黑暗的室内。

“你看，蜘蛛网。有多少蜘蛛网啊！”

在大理石柱的科林斯式柱冠之间挂满了沾满尘埃的灰色的蜘蛛网。工人们把扫帚绑在长竿上，开始清扫蜘蛛网。受惊的蝙蝠从墙上洞穴里飞出来，来回乱飞，不知到何处躲避日光。它们往各个角落扎去，翅膀扑打得嗖嗖响。

卓提克在地上扫了一大堆垃圾，用筐子把它拿出去倒。

“瞧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扔下多少脏东西！”老头在红鼻子底下低声骂那帮糟蹋了神庙的基督徒。

人们抬来一捆沉重的生锈的铁丝网，把宝库围起来。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已被修士们盗走了，盛祭品的碗上镶的宝石被抠走了，衣服上缀的金饰片和绸子也被扯走了。当人们摊开一件华丽的祭司法衣时，从衣褶里飞出一大群金色的、草黄色的蛾子。赫尼同看到在一只铸铁香炉里还有一小撮烟灰，那还是加利利人得胜之前，最后一次祭祀时，最后一个祭司留下的一炷没药树香落下的灰。这些神圣的破烂——破法衣、破器皿——散发着死亡、霉烂的气味，但它自有一种幽幽的温馨，那是失宠的众神的神香。赫尼同心头涌起一股甜蜜而辛酸的滋味：他回忆起了什么并且微笑了。也许他回忆起童年，抹着蜂蜜、掺着黄蒿的大麦饼，真好吃。还有白色的雏菊和黄色的蒲公英，那是他跟母亲后面拿来献在村里小神庙的小祭坛上的。他回忆起儿时唧唧呀呀的祈祷，那不是向远在天上的上帝祈祷，而是向地上

的、家里的、亲如一家人的家神祈祷的。它们是用普普通通的山毛榉木刻成的，早被人摸得光滑锃亮。——他为死去的诸神感怀喟叹。但是他立即醒悟过来，画着十字嘟囔道：“咳，着魔了！”

工人们抬来一块沉重的大理石板——一块古代的浅浮雕，多年前被偷了。他们是在隔壁一个犹太鞋匠的破茅舍里找到的，鞋匠把它镶在砖墙里钹住半塌的炉灶。呢绒商的老婆菲卢墨娜是个笃信基督教的老太婆，她恨透了邻居鞋匠的老婆：这个可恶的犹太女人常常把驴放进她的菜园子里。邻居间多年来一直打架，最后，基督徒胜利了：工人们按着她的指点冲进鞋匠家，而且为了取出浮雕，把炉灶砸了。这对鞋匠老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幸的女人呼唤耶和華為她报仇。她拉扯着自己稀疏的白发，对着翻倒的锅灶号淘大哭。犹太鬼子们吱吱哇哇叫，就像小鸡在打翻的窝里啾啾一样。但是，浮雕还是给拿走，放回了原处。

菲卢墨娜在洗刷它。它被臭油熏得乌黑，犹太人喝的油汤把彭特利库斯山出产的大理石弄得丑不忍睹。呢绒商的老婆用湿布耐心擦拭细腻的大理石。古代塑像线条严谨的、美侖美仑的真面目渐渐地从脏兮兮的油烟下显露出来，这是年轻童贞的狄俄倪索斯裸像。他半躺着，拿着酒盅的一只手垂着，好像因为饮酒作乐而疲倦乏力了；豹子在舔剩下的酒，而给一切生命以快乐的酒神则面带聪慧的微笑在欣赏酒的神力如何抑制了野性的力量。

泥水匠们用绳子把大理石板吊上去，安放到原来的位置上。

一个金银匠站在狄俄倪索斯像前的一把折叠式木梯上，往塑像的眼窝里嵌进两颗透明的蓝宝石——这是狄俄倪索斯的眼睛。

“这是什么？”赫尼同羞怯而又好奇地问。

“你难道看不出？眼睛。”

“哦，哦……那这宝石是从哪里弄来的呢？”

“从隐修院。”

“修士们怎么肯给呢？”

“还敢不给！尤利安皇上亲自下的命令。酒神明亮的眼睛被拿去装饰耶稣的衣服了。就这么回事：他们高谈善呀，正义呀什么的，其实自己呢——却是最大的盗贼。看哪，宝石分毫不差地放在了原来的地方！”

双目复明的神用闪亮的蓝宝石眼睛望着赫尼同。老头子走到一旁，吓得直画十字。他十分懊悔。他边扫地，边跟往常一样自言自语道：

“赫尼同啊赫尼同，你是一个连狗都不理你的可怜的小人！你看看你在这把年纪上还干些什么事？你干吗毁掉自己的灵魂？你真是鬼迷心窍，经不住金钱的诱惑。你会被丢进永火的，再也不能得救。赫尼同，异教的卑鄙糟蹋了你的肉体 and 灵魂。你还不如不出世的好。”

“老爷爷，你在嘟囔什么呀？”呢绒商的老婆菲卢墨娜问他。

“我的心在哭，噢，在哭啊！”

“是基督徒吧？”

“什么基督徒！比任何一个犹太人都坏。——我不是基督徒，而是出卖基督的人！”

然而，他仍然继续卖力地扫地。

“你是不是愿意我替你清洗掉身上的罪孽，使你身上不再有任何污秽？要知道，我自己也是个基督徒，可我并不害怕。要是我不知道怎样洗刷罪孽，我敢来这里做事吗？”

赫尼同不信地看了她一眼。

那老婆子四下里看了看，确信没人听得见他们说话，这才神情诡秘地低声说道：

“有这么一个方子！是的，应当对你说。有个埃及长老送给

我一段埃及木，名叫“庇尔西斯”，这种树生长在底比斯的埃尔穆波利斯。当圣母和圣婴坐在驴上走进城门时，这种树弯到地上向他们致敬，打从这个时候起，它便成了神木——能治百病。我有一小薄片这种树木，我可以从这块木片上刮一点面面给你。它的神力可大着哪。你放一点面面到一大桶水里，隔一夜，那桶水就成了圣水，能够显神迹。你用这水从头到脚洗一遍，那么，你身上的异教邪气便全给赶走了，你会感觉到所有的关节都轻松纯洁。《圣经》早就告诉我们：用水洗澡，你会变得比雪还白。”

“女善人！”赫尼同大声祈求道，“你救救我这个罪人吧，送我一点这种神木吧！”

“不过它贵极了。你出一德拉克马吧。”

“我的妈呀，你这算什么行善呀！我一辈子也没赚到一德拉克马。五个奥波尔，行不？”

“哎哟，你这个守财奴！”老太婆不满地啐了一口，“连一个德拉克马都舍不得，莫非你的灵魂还值不得一个德拉克马？”

“好啦，我的罪能洗刷干净吗？”赫尼同怀疑地问。“恶习已经紧紧缠住我，我恐怕是已经罪孽深重，摆脱不了了？”

“洗刷得掉！”老太婆十分有把握地说。“现在的你好比是可恶的魔鬼，用那圣水冲洗之后，水流从你的灵魂泻下，你的灵魂就会变得像蓝天那样纯洁和明净。”

二

尤利安在君士坦丁堡举办酒神节游行。他坐在白马拉的马上，一只手拿着顶端嵌着一个松果的酒神杖——人丰物阜的象征；另一只手端着缠有常春藤的酒盅，阳光照在水晶杯底上，折射的反光亮得耀眼，使人觉得酒盅盛满了美酒和阳光。从塞伦狄布斯岛给他送来的驯熟的豹子走在马车的两旁，酒神的狂

女们边敲鼓边唱，还挥舞着点燃的火把。透过烟雾可以看到头上戴着浮努斯^①式山羊角的少年从罐里把酒倒到酒盅里。他们互相推推搡搡，说说笑笑，往往把深红色的酒倒得漫过酒杯，溅在酒神狂女的裸肩上。一个大肚皮老头坐在一头驴上面，扮做西勒诺斯^②。他是宫廷司库，一个大骗子和收受贿赂的家伙。

酒神狂女们指着年轻的皇帝唱道：

“酒神啊，你端坐在
永恒荣光的云彩上！”

千百个嗓音随着高唱《安提戈涅》^③中的合唱曲：

“啊，宙斯的儿子！
啊，半夜热情合唱的领唱人，
我们的神，
给我们照路吧！
快乐之神啊，来吧，
伴着喧闹，歌唱，叫喊，
和一群能歌善舞、
欣喜若狂赞美你的姑娘
到我们这里来吧！”

突然，尤利安听到笑声、女人的尖叫声和老人颤颤抖抖的声音。

“嗨，我的小乖乖！……”

① 浮努斯(Faunus)：罗马神话中森林和田野之神，牧人和牧群的保护神，数量很多，其形象是长着山羊脚和耳朵的青年。

② 西勒诺斯(Silenus)：狄俄倪索斯的养育者和教师，经常喝醉的心地善良的快乐老人，秃顶，肥胖得像他的那只时刻不离身的皮酒囊。

③ 安提戈涅(Antigone)是希腊神话中奥狄浦斯的女儿。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写的是她不顾国王的禁令，掩埋了哥哥波吕涅克斯，被囚禁在墓室里，自刎身亡，她的未婚夫也殉情自杀。